七月(三则)

周克希

(一)仿佛有缘

和格格小姐见面,是为了谈别的事情。她并不真是格格,那只是她的名字。但她的举止做派,很有点格格的范儿。于是聊起她的家庭。“我爷爷是画画儿的,叫高马得。”我一愣,高马得,难道就是那位马得吗?“是的,就是画戏曲人物的马得。”我暗自心想,这也许就是缘分,我竟然会这样认识马得先生的孙女。

我不会画画,但爱看画;看戏看得不多,但爱看画中戏曲人物的动作、神态。记得最初见到马得先生的画时,眼前仿佛一亮。一下子,觉得以前爱看的那些画,尽管也好,但似乎缺了点什么,不是缺了点灵气,就是缺了点书卷气,总之缺了点更能打动我的东西。好像我等的就是马得先生的画。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每根线条、每个色块,都只为留住那美的瞬间。一切都不多不少,恰好传神。

格格告诉我,她爷爷九十岁去世前,左眼已失明,但仍每天作画不辍。我问为什么,她用我那本小书里的话回答:“只因为热爱。”马得先生爱看昆曲,传字辈的演出,他几乎每场必看。在家里自演自唱,“有时还捏着嗓子唱旦角”,这些都是痴迷的征候。他喜欢水墨,也喜欢油画,他画的女性,跟林风眠画的仕女有些相像,但他并不太喜欢林先生——从画上看,他的用色的确更明快,更淡雅。他喜欢音乐,西洋的、民族的都喜欢。听到这儿,我心念一动,问“他喜欢小提琴吗?”格格说喜欢,自己也拉。拉什么?门德尔松。拉这样的协奏曲,倒真是出乎意外。原来,浸润是可以这么深的,气质是可以这么熏出来的。

马得先生也属马,比我大两轮。当初,他看的是传字辈的戏,我在好多年后,在戏曲学校实验剧场看传字辈亲炙弟子“昆大班”的演出。如今,这一切都变得遥远了。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位我始终心仪,却因时间久远而藏在心底几乎以为已经忘却的马得先生,竟会如此奇妙地让孙女来和我聊《译边草》,这如果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

(二)译者序

在翻译这本《安徒生童话选》之前,我还译过《小王子》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三本书,都是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

若要分别用一个词来概括对这三本书的总体印象,那么我想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搞笑,《小王子》诗意,《安徒生童话选》悲悯。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印象,或者说翻译时感觉的基调。比如说,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我时时想到、不敢怠慢的是“译出好玩来”。原文中那么多有趣、好笑的地方,翻译时不能仅靠加注来“解释”,而要尽力使译文也有趣、好笑,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印象,难免是笼统的。具体地说,本书收入的34篇安徒生童话,都有各自独特的色彩。《豌豆公主》写的是一个敏感到匪夷所思的公主,她睡在二十床垫子和鸭绒被上,底下的一粒豌豆居然还会硌着她。这种童话(包括本书中的另一篇《笨蛋汉斯》)明显地受到民间故事的影响,带有质朴、粗疏的格调,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意味。

而安徒生着力更多,数量更广,也更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品,则是《丑小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鹅》等不朽的名篇。安徒生出生在一个鞋匠家里,他对人世间的苦难有一种深沉的共鸣,对受苦的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他对美的不懈的向往和追求,他笔端流露出的博大的爱,使他创作的童话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永恒的经典。

安徒生笔下还有一类跟通常意义上的童话有所不同的作品,例如《荆棘荣耀路》《影子》《姑妈》等等。《荆棘荣耀路》更像是散文诗,人类历史长河中在追求真理的荆棘丛生的荣耀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先驱——从苏格拉底、荷马、伽利略到蒸汽轮机的发明者富尔顿,在一幕幕景象中显现。《影子》《姑妈》《有点意思》等篇,说成小说也许更确切些。一个人的影子,在热带地区会变得短一些,在身体挡住光源时会变得很长很大,这些我们习焉不察的细节,触发了安徒生的灵感,使他写下了《影子》这篇较长的小说。一个人的影子变成了人,并很不幸(但又很真实)地被赋予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他的主人——一个讴歌真善美的博学的人——却穷困潦倒,不得不当了影子的影子。最后,巧言令色的影子娶了公主为妻,正直善良的博学的人却在影子成婚的当天被处决。

安徒生童话共有一百六十多篇作品,这个选译本选取了其中四分之一不到的篇目。选取的原则,一是选取安徒生各个写作时期的作品,尽量不漏选名篇、代表作。二是选取特别打动人心——首先是打动作为译者的我的,让我感动,让我在译毕时情不自禁地赞叹“安徒生真是了不起!”的那些篇目。(翻译《丑小鸭》《有点意思》中一些段落时感动的心情,我至今难忘。那些在泪眼婆娑中写下的文字,对我个人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但愿这个译本能让慕名阅读安徒生童话的读者——小读者也好,大读者也好——不致感到太失望。倘若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差不多每看完一篇都想说“安徒生真是了不起!”那我就会感到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了。

滑稽戏《西望长安》幕后考

黄沂海

老舍先生的剧作《西望长安》曾经被搬上滑稽戏的舞台?一张1956年的老戏单揭开了幕后故事。

天翻地覆慨而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滑稽艺人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历经“改戏改人改制”,脱胎换骨,摒弃旧时滑稽舞台的低俗媚俗之风,创排出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新剧目,观众为之耳目一新。

天 道(书法) 杨正新

1949年后,申城民营滑稽剧团规模空前,最多时有30多家滑稽剧团,其中由姚慕双、周柏春领衔的蜜蜂滑稽剧团率先革故鼎新,突破滑稽戏原有的“幕表制”(无剧本,依照幕表设计演出,台词唱腔全靠演员即兴发挥),引进“剧本制”“导演制”,艺术质量更上一层楼。1951年他们编演的滑稽戏《小儿科》,以金圆券的崩盘与人民币的兴盛为背景,描述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悲喜故事,一炮打响,获得政府免税鼓励。1956年,蜜蜂剧团一口气推出五部根据中外戏剧名作移植的滑稽戏:源自老舍话剧的《西望长安》,取材于石挥、陶金原著的《双喜临门》,参照艾明之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幸福》,脱胎于陈白尘同名话剧的《升官图》,对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进行本土化演绎的《荒唐之家》……一时间好戏连台,反响热烈。

说起来,老舍创作的《西望长安》,属于一部知名度稍逊于《骆驼祥子》《茶馆》的“遗珠”,虽然鲜少为人提及,但自剧本诞生起即显现出不同凡响的时代价值与教育功能。1955年,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会上谈到一起震惊全国的诈骗大案,荒诞离奇而又发人深省,期望中国也出现一位果戈里,编写一部《钦差大臣》,鞭挞当时社会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很快,老舍深入搜集鲜活的真实素材,发挥他构思奇崛、语言诙谐的特色,一改故辙以反面人物为主角,讲述了一个起初只是“骗吃骗喝”的混混,凭借其漏洞百出的说辞、拙劣不堪的演技,居然骗取了政治地位,最终被公安机关识破蛛丝马迹,捉拿归案。

根植于海派文化土壤的滑稽戏,尤为擅长从古今中外姐妹艺术的交流借鉴中汲取养分。建团伊始,蜜蜂剧团就提出要向话剧“对标看齐”,暂停数场演出,召集演职人员前往兰心剧场,观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曙光照耀莫斯科》《布谷鸟叫了》等优秀剧目,学习话剧艺术之长,弥补滑稽表演浮夸粗浅之不足。

《西望长安》剧本面世后,蜜蜂剧团从中“嗅”到了社会热点,当即“拿来”改编,并排出最强演出阵容,由姚慕双饰演骗子栗晚成,周柏春饰演公安局处长唐石清,声誉鹊起的“双字辈”担纲重要角色。滑稽戏调动自身“说噱做唱”的独特优势,其间周柏春揭露骗局的大段唱词,采用了梨膏糖调、妙根调、打湘莲、快乐曲等滑稽传统曲牌,甚至还穿插了“跑马溜溜的山上”的韵律,唱出“他讲闲话太空洞,毫无根据像阵风,他说到前线打过白刃战,亲自肉搏去冲锋,伲晓得高级首长要指挥,哪能会亲自肉搏打冲锋,掰个大漏洞,肯定是冒充,凭他多狡猾,结果一场空”“看到他履历鉴定书,真要笑痛我个肚皮,他写着一九三五年闹革命,算起来还是八岁个小弟弟,打仗还要拖鼻涕,路要相差几万里”等段落,编曲形式丰富,令观众欲罢不能。

翻看这出滑稽戏的戏单,居然还出现了画家叶浅予绘制的《西望长安》印象记四幅,分别题为“骗子手初夸刺刀伤”“慕英雄轻堕迷魂阵”“假货色难欺明眼人”“热水澡揭穿西洋镜”,栩栩如生勾勒出剧情经典桥段,极为传神。其实,叶浅予与滑稽戏缘分匪浅,沪上好几家滑稽剧团曾根据他的连环漫画《王先生与小陈》,改编上演过《王先生到上海》《王先生旅行记》等系列喜剧。

当然,话剧艺术的“一招鲜”,未必能“吃遍天”。之后,蜜蜂剧团将金山编导的话剧《红色风暴》移植到滑稽舞台,效果却适得其反。当周柏春扮演的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王双庆扮演的施洋大律师登场时,台下观众忍俊不禁,本想营造的激越氛围荡然无存,没演几场就偃旗息鼓了。

把高温关在门外

张菱儿

今年夏季,南方多雨,而我所居住的北方则干燥闷热。室外连续的高温,如同都市生活中常遇到的效益、利润、功名等等某红尘中的虚热一样,让人心里变得莫名烦闷和躁动。而我呢,一个退了休的人,可以把高温关在门外面,享受一把云淡风轻的生活,原来也是一种美好的清凉。

清晨,东方刚露出太阳时,我已经从床上爬起来,趁着阳光还慵懒,牵着小狗糖豆到街心公园遛一圈。

糖豆六岁了,一双眼睛又黑又大,两只耳朵长长的,好似小兔子一样竖在头顶,有趣的是,还能像天线一样转来转去。它毛茸茸的尾巴盘成一个卷,仿若一朵毛茸茸的花盛开在小屁股上面;高兴的时候,尾巴不会摇来摆去,而是抖动,抖动幅度的大小与开心的程度有关。常常有人问我它属于什么品种,我答不上来,它不是名贵品种,也不是纯种,却特别聪明,过来、出去、好吃的、买水果、洗澡等一些常用词汇都能听懂。

穿过一条马路,我来到公园门口,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月季花正在比赛一样开放。一走进公园,立刻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空地上,已经站满了晨练的人,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打太极的、练剑的、跟着音乐跳广场舞的……我领着糖豆避开人多的广场,踏上细长的小径。小径两旁的树木高大茂盛,洒下一片片阴凉;草地上的固定喷头正在慢慢转动着身子,喷出水雾,给小草洗澡,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一道小小的弯弯的七彩虹,小草在七彩虹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精神抖擞,在翠绿的草叶上,还挂着一排排晶莹剔透的水珠,一颗颗熠熠闪亮,像水晶一样……

糖豆在勃勃生机中,捣动四条小短腿,开始撒欢、奔跑。它喜欢公园的凉爽和湿润,不时放慢脚步,在草丛里东闻闻西嗅嗅,偶尔抬起后腿,用独特的方式,占领着地盘。我跟在它身后,随着它时快时慢地走着,耳边传来鸟儿婉转的歌声和蝉儿低一声高一声的吟唱,尽情体验着退休生活的简单、惬意和美好。

迎面走来两个散步的老婆婆,其中一个矮一点的指着糖豆,惊讶地喊道:“哎呀,它怎么流哈喇子了?”

另一个老婆婆接过话,说:“哈喇子流那么长,是不舒服吗?”

“不是,它闻到了异性小狗的味道,就会流哈喇子。”

趁我说话的工夫,糖豆低下头,抬起左边的前脚,摁掉了左嘴角的哈喇子,接着抬起右脚,摁掉了右嘴角的哈喇子。然后,把它那谈不起来的小情小爱丢在原地,自己迈着淡定的小碎步,继续向前走去。

“哎呀呀,它好聪明,竟然能够听懂我们在说它的哈喇子。”身后传来两位老婆婆的一串笑声。

半个小时后,太阳爬上了楼顶,气温一点点升高,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温度37℃。糖豆张开嘴巴喘息着,一滴滴汗水从舌尖上滴落到地上,它走过的路面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它停住脚步,抬起黑亮的眼睛看着我。我明白它的眼神。“好,回家!”我轻轻说。

它立刻领着我朝公园门口走去。

走到小区门口,一位老大爷推着一辆花车停在路边,车上摆满了花:长寿花、小玫瑰、茉莉、君子兰、多肉等十几种,他说都是他自己培育的。我挑了一盆黄色的长寿花,又看向小玫瑰,小玫瑰有一盆是粉色的,另一盆花苞未开,不知道什么颜色,我就选它了。我喜欢看到奇迹!

天热了,就不出门了。我带糖豆回家,把高温关在门外,给花换盆、浇水,冲一杯咖啡,静静地等待奇迹。

十日谈

心静自然凉

责编:殷健灵

生来与茶相依的我,可以用茶取暖,也可以用茶驱暑。

小白

刘凝

“小白”其实就是一辆自行车。相信大家还记得凭票购买自行车的那个年代。之后买车是自由了,但是每家每户买来的自行车长得都是一样的。大一些的是二八的,小一点二六,还有二四。随着改革开放,车的样式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当女士的、弯梁的、让女性穿裙子也可骑行的自行车出现时,还真有一份心心相印的欣喜。

有一天,我在泰城新开的一个百货大楼里,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自行车。它的主体都是白色的,其他的部位是黑色的。黑白分明,清清爽爽,亭亭玉立,一见钟情。但是,这辆车子的价位还是有一点高,我需要存一段时间的钱。在存钱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商场里去看一下,生怕卖完了。因为它长得太独特了,恐怕也是特别稀有的。当我真的把它买下来,成为自己的自行车的时候,是无限欢喜的。

最初,如何对待它的日子我都清楚地记得。每天都舍不得让它惹上尘埃,擦拭得干干净净。每一根链条几乎都是要发光的。车座子要给它罩上一个套子,车梁,还要用钩针给它织一个织物保护起来。每天跟它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开心的。生怕它会丢失。每天回到家,我都会把它扛到二楼,安放在家里。就这样,保护着它,疼爱着它。

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很多年。陪我走过了四季。陪我骑在春风里;陪我行在秋天黄昏的路上;伴着我在冬天,去看泰山的雪;陪着我在夏天的烈日下,寻觅阴凉。同样的,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它轻快地载着我,听我唱歌;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它也不惧我的沉重,缓缓地怀抱着我。尤其是在夜晚回家的暗路上,它总是比我更加勇敢,如勇士。

就这样我们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我去读大学,自行车只好留在家里。当我毕业分配到南京的时候,我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让它回到我的身边。于是我的家人想尽办法,通过铁路运输,终于运到了南京。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大热天,我跟朋友一起,跑到了很远的南京铁路的某一个站段,接回“小白”。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只跟“小白”相处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当我来到停车位的时候,发现“小白”不见了。当时的怅然若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已经不忍心回忆了。我还没有带着它一起看南京的风景,没有一起在高高的梧桐树下穿行,它就这样不见了……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自行车被盗得猖狂。即便到派出所报案,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面对它的失去,除了无能为力,还是无能为力。

从那以后,白色,就成了一份情缘的归处。之后买了自己的自驾车,我的选择、唯一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就是——白色。当然它的名字叫“大白”了。

有时我会想起“小白”,我们将青春岁月叫作白衣飘飘的年代。我真的很感谢“小白”在我青春时代带给我的那种依恋,带给我的那种快乐。像伙伴一样,给了我很多自信。我会想念它,想念它黑白分明、亭亭玉立的青春的样子。

失去“小白”,但是让我感悟到了这样一句话:失去的东西,最终会以另外的方式回到你的生活里。